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宇山閣叢書

子集

少儀外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少儀外傳二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書末有雲谷胡巖起跋及其弟祖儉後序丹陽譚元猷嘗刻之於學宮歲久散佚久無刊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尙端末完整無所訛缺今仍釐爲二卷以還其舊其書爲訓課幼學而設故取禮記少儀爲名然中間雜引前哲之懿行嘉言兼及于立身行己應世居官之道所該繁富不專主於灑掃進退之末節故命之曰外傳猶韓嬰引事說詩自題曰外傳云爾呂本中舊有童蒙訓皆自爲誥誡之語此書則採輯舊文體例近朱子小學小學盛行於世童蒙訓亦

有刊本而此本湮沒不彰蓋書之傳不傳亦有幸不幸
焉未可以定優劣也永樂大典別載辨志錄二卷亦
題呂祖謙撰其文全與此同蓋一書二名編纂者不出
一手因而兩收今附著於此不復重錄其文亦不復別
存其目焉

少儀外傳卷上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呂祖謙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東萊呂氏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躡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熟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滎陽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不慊於心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學問尋究者爲可畏耳

東萊公嘗言凡衆人日夕所說之話趙丈仲長諸公都無此話也衆人所作之事如楊公應之李公君行諸公都不做衆人做底事也

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聲重則記牢

司馬文公幼時患記問不若人羣居講習衆兄弟旣成誦游

息矣獨下帷絕編

案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乃指積久功深之時此卽以誦讀爲絕編於義未安蓋相沿

之迨能背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講誦者乃終身不

忘矣

並童蒙訓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難矣

並橫渠張氏語錄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

賢地位也

范忠宣公言行錄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之學孝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始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曰我爲孩童豈敢爲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者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

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書曰不學牆面孔子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言人不可以不學也揚子曰吾爲開明哉言學聖賢然後心開而意明也

陳了

翁集

建州有君子曰胡憲曰劉勉之非身所得一毫不受此後生所宜法也近見世人緣親姻故舊干求差遣爲世鄙笑尤可戒也頃年嘗聞元祐間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卽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前人立志例皆如此

讀書不輟甚書不讀了萬一都廢且須自今重新勤苦下十

分工夫不可因循隱忍甘心作庸人過一生最是行義一事不可放過正心修身念念須學前輩久久自然相應

太凡爲學須以見賢爲主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然則見賢廣者其德大見賢寡者其德小子貢問爲仁而孔子答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然則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所以利爲仁之器也然則見賢不可以已也只是所謂賢者大須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是也

既能見賢又須要尊賢若但見而不能尊則與獸畜之無異今人於有勢者則能屈而於賢不能尊是未之熟思若無志

於善則何所不可若必有志焉則於此不可苟也韓退之作
師說曲中今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爲榮者今人以爲恥如
不能尊賢之類是也

爲學之要先要實頭不說大話須是自麤至細自微至顯但
不可分麤細微顯爲兩事言忠信行篤敬言必信行必果最
是初學要下工夫處作事第一不可苟且不可因循要作便
作直是了當方可放下

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
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
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
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屑與人商榷不屑就人讀授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與其有終身之恥不若忍暫時之恥也又況從人讀授適足以爲榮

陳公瑩中其尊敬前輩皆可爲後生法晚年過揚州見滎陽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請必無答拜然後拜其與它人語必曰呂公或曰呂侍講其對前輩說後進必斥姓名未嘗少改

呂進伯爲河南北運判黃魯直爲北京教官託魯直請門客欺日斥去之召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爲人師某至學院却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爲人師請魯直別請一門客魯直爲

之遴選且嚴戒之曰呂運判行古禮賢且加慎旣數日又逐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却聞呼小子字豈可爲人

師耶

並呂舍人
答人書

往聞滎陽公與楊道孚諸人書外封只押字書中禮數極簡張正素先生子厚於右丞從表兄也未嘗呼字滎陽公以爲禮此道也今亡矣楊應之兄弟平生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予家榆林舊第日以麤飯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所立云

大抵後生爲學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

三百遍須令成誦不可一日放過也史書須每日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須是孜孜就人不可自家先自放慢也然此是學之業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亦無不至矣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旁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也

並舍人
雜說

陳瑩中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畿叟云予元豐乙丑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余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

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亦未之識也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謂世有伯淳而已不知宜自責者也今世之人聞己所不知其不愠而發謗罵者幾希矣況能自責日夜以爲愧乎

范太

史遺事

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

後讀之

舍人雜說

范太史年十五六時在成都玉泉宅居廳事之西閣晝夜觀書未嘗出戶唯是冬年節出拜尊長禮畢復入閣人不見其喜怒戲笑之容

少傅外傳卷一
范太史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
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所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
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污履雖穿如新皆出於
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范太史讀書必端坐斂容正書冊然後開未嘗靠側收足盛
暑不袒裼祁寒不擁鑪書室中不設榻平生晝日不偃仰也
范太史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
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元祐中承議郎游冠
卿知咸平縣回一日謁范太史曰畿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
一言於鳳池時范子功在中書也公答曰公望實審當爲監
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